

REN JIE GU SHI JI



狄仁杰故事集

四漆屏

狄仁杰故事集

四漆屏

〔荷〕罗伯特·梵·古利克 著

陈来元 胡 明 译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陈绍泉
责任编辑：张正义

狄仁杰故事集
四 漆 屏

[荷]罗伯特·梵·古利克著

陈来元 胡 明译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兰州庆阳路230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插页1 印张5 字数96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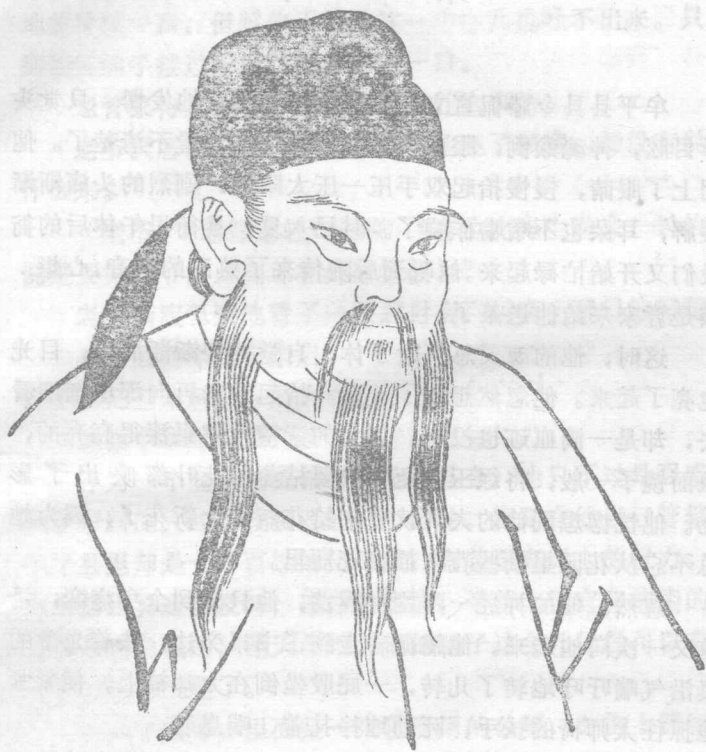
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000

书号：10096·269 定价：0.44元

内 容 提 要

登州府牟平县县令滕侃的夫人银莲，一日在衙院卧房中午睡时被人杀死；与此同时，丝绸行掌柜柯兴元在众目睽睽下投河自杀。两条命案互相交织，扑朔迷离。滕侃在狄仁杰面前承认自己因患精神狂乱症而杀死了夫人，证据是他书斋里四扇金漆屏风上的画面莫名其妙的突然改动，这更使两桩奇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狄仁杰和他的亲随于办乔泰，深入调查，排难析疑，终于破获了杀死银莲的真凶，并查清了柯兴元“自杀”背后隐藏的一桩骇人听闻的谋杀案。在事实真相面前，滕侃阴险狡诈，极端自私的丑恶灵魂也暴露无遗。



第一章

牟平县县令滕侃直立在书斋的门后呆呆地发愣。只觉头晕目眩，神魂颠倒，眼前飞星乱闪，什么都看不清楚了。他闭上了眼睛，慢慢抬起双手压一压太阳穴。剧烈的头痛渐渐缓解，耳朵也不嗡嗡作响了。时已入夏，县衙里午休后的衙役们又开始忙碌起来。他听到后院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，心想：该是管家来给他送茶了。

这时，他的魂灵总算附了体，自觉神智渐渐清醒，目光也亮了起来。他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抬起眼来再向那里细细看去，却是一滴血迹也没有。巨大的紫檀木书桌漆得亮亮的，象面镜子一般，将绿玉花瓶中快要枯萎的花叶都映出了影儿。他恍惚想到他的夫人就要来给花瓶换上新花了，因为她总不忘从花园里摘些花来插在花瓶里。

忽然，他的神经一阵剧烈震荡，他只感到全身痉挛，晕眩又一次向他袭来。他蹒跚着走到了书桌旁边，扶着光滑的桌沿气喘吁吁地转了几转，一屁股坐倒在太师椅上，便紧紧地抓住太师椅的扶手，死劲地挣扎着、喘息着。

晕眩过去之后，他慢慢睁开双眼，猛然发现靠墙立着的那座高大的朱漆屏风，心里不由一阵寒噤。他迅速移开了目光，然而这漆屏却象是随着他的视线在转动。他瘦长的身躯开始颤栗起来，本能地又将身上穿的青色旧袍，裹紧了胸襟。“难道我真是疯了吗？”他的额头上直冒冷汗，牙齿捉

对儿厮打，浑身如同中风麻木一般。他从书桌上拿起一卷公文，强迫着自己聚起精神来阅读。

“老爷，请用茶。”老管家托着茶盘走了进来。他习惯地想答应一声，但唇焦舌敝却连一个字儿也吐不出来。只用那颤抖的手接过茶盅，很快呷了一口。

老管家侍立一旁，象是要启禀什么事情。

老爷厌恶地看了他一眼，生气地咂了咂嘴，却没有说出什么来。

“老爷，”老管家轻声地说，“有位沈先生送来一封信，说是要见老爷，此刻正在外厅等候。”

老爷满腹狐疑地看了一眼那封套，封套上醒目地写着：

牟平县县令滕侃亲启

左下角是登州刺史府的大红印。

滕县令拿起信便伸手去摸他的裁纸竹刀。

作为一个登州刺史辖下的七品县令，他只不过是强盛的大唐帝国庞大的行政机器的一个齿轮。但是在他自己管辖的牟平县里却是十万百姓的父母官，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。老管家信还算送得及时，照他的经验，带着上司官印信函的客人是不能怠慢的。谢天谢地，他的脑子这会儿已经可以有条有理地思考问题了。

他裁开封套，里面是一张官府用的公笺，公笺上简短的写着三行字：

滕侃密鉴：蓬莱县县令狄仁杰，于州衙议事之

余，欲在牟平稍行耽搁。望严隐其姓名，

宽与其便宜为盼。

刺史私章

滕县令将信慢慢折叠起来，心里寻思道：这位蓬莱县的同行恰恰在这个尴尬的时候来到这里，又为什么不肯露出姓名，莫不是出了什么麻烦的事情？他知道刺史大人处理公事总是那么藏头露尾的，现在这位狄相公来此，会不会是微服私访，要瞒着我查缉什么弊端？他想到自己如今不能推病不见，因为衙中上上下下的人都看着自己早上还好端端的，尽管他这会儿真象个得了失心风的样子。他一仰脖把剩下的茶一饮而尽，便吩咐道：“再进一盅茶来，与我打点衣帽见客，请沈先生到内衙书斋叙礼。”

滕县令穿戴整齐，回到书斋，坐在一把太师椅上，身旁空着把乌檀靠椅专等那沈先生到来。

这书斋庭户虚敞，窗棂明亮。正中墙上一幅金碧山水，墙下一排四扇朱漆屏风——却被那大书桌遮了一半高低——右边架上满堆着图书。沿窗一张几上摆列着文房四宝。窗外竹篁萧萧，石泉潺潺，煞是清雅。那滕侃坐在太师椅上只呆呆望着那四扇漆屏出神。

门开了，老管家进来禀报，呈上一张大红名帖。名帖上黑溜溜两个大字：沈墨；左下角注着身份：福源商号牙侩。滕侃抬头看时，只见一个躯干丰伟、相貌轩昂、颌下飘着长长美髯的人跟着步进房来。他慌忙欠身拱手说道：“不知沈先生驾临敝邑，有失迎迓。今日得睹丰采，深慰平生。”说着溜眼看了看这位冒了沈墨名字的蹊跷的同行。见他穿一件褪了色的鸦青葛袍，头上一顶黑弁帽，足下一双黑皮靴。浑身虽无一点官员的装束，却是人材雄伟，气度不凡，心里先是服了三分。

狄仁杰长揖答礼，宾主就坐，管家献茶已毕。滕侃使了

一个眼色，老管家唯唯退出。

狄仁杰飞快地看了滕侃一眼，声音温恭地说：“滕相公风流儒雅，蜚声诗苑，我在京师奉职之时便已久仰大名了。相公笔下那十来卷诗作，真是行行锦绣，字字珠玑，令人感奋鼓舞，喝采不已。”

“狄年兄过誉了，”滕侃忙答道，“我闲时胡乱涂上几行歪诗，只是为了一时消遣，实不敢劳年兄屈尊枉读。论文学，年兄乃是当今泰斗，自领一代风骚。况且政绩昭著，朝野播扬，专断滞狱，勘破如神……”他微微又感到一阵晕眩。停了一停，又说道：“容我无礼动问一声，刺史大人手扎之中命我严隐年兄名讳，莫不是特来敝邑查办什么案子？”

“滕相公此话差了，”狄公笑道，“刺史大人的信游离了词色，你好歹不要为此存下疑心。你知道这蓬莱县是我外放的第一个任所，公事十分冗繁，直到今天才偷得暂时的清闲，专想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消消乏。听说贵邑山川风物甚是幽美，且有许多名胜古迹可寻。所以暂时就隐藏了姓名欲想尽情享用几天，亦可省了许多麻烦和应酬。你知道我的名帖上写着‘福源商号牙佺’也就大可不必拘泥。”

滕侃点头说道：“原是这样。”心里却怨着狄公来逛山水不拣个时候。

“不知年兄带了多少衙员随身？”

“只有一名亲随干办，名唤乔泰。”

“二位乔装百姓，往来三街六市之间，会不会乱了礼数，比如说‘不敬’？”滕侃疑惑不解地问道。

“我却从未这样想过。”狄公觉得有趣。

“请先为我们安排一个整齐干净的旅店，千万要避人眼

目，再指点一下几处名胜的所在。”狄公要求道。

滕侃慢慢呷了一口茶，说道：“原谅我不能奉陪年兄把手同行。我安排你们到飞鹤旅店住下。这旅店不仅僻静稳当，宽敞整洁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离我这衙门很近，你若有个不便，可以迳来内衙找我。至于逛山水、游名胜，我的总管潘有德正好替你们当个响导。他土生土长，对这牟平县的一山一石、一草一木都如数家珍。我领你就去见他，此刻他正在衙舍里办公哩。”

滕县令说着就站了起来，搀着狄公要走。狄公见他神情恍惚，步履踉跄，问道：

“滕相公有点不舒服？”

“不打紧，只是头有点晕，身子困乏得慌。”滕侃言罢淡淡一笑。

老管家候在书斋门口，见主人出来，赶忙上前扯了扯滕县令的衣带，小声禀道：“老爷，上房丫头来报说，太太中午后一直不见起身。”

滕老爷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老管家迟疑了一下，又鼓足了勇气，说：“太太的房门可紧锁着……”

滕老爷不动声色地“嗯”了一声，半晌才说：“知道了。我忘了告诉你们，太太午饭后到乡下的庄子里看望她姐姐去了。”

他见管家还在犹豫，便生气地斥道：“你不见我正在陪客！”

“还有一事不敢不来禀告……”老管家战战兢兢，哆哆嗦嗦着声音说道：“太太房里的大花瓶不知被谁打碎了。”

“以后再作计较！”滕侃不耐烦地说，一面引着狄公向后院走去。

路上滕侃突然说道：“狄年兄在敝邑滞留期间，还望不吝多多赐教。我正有一个伤脑筋的问题想要请问你，你什么时候来找我都行。啊，请向这边拐。”

从衙斋的后院穿出便是一个花园，潘师爷的衙舍就在花园对面一个庭院里。

潘师爷正伏在书桌上忙碌，书桌一边堆着厚厚一大叠公文。他抬头一见上司陪同客人走来，慌忙离坐踉跄着步子上前躬身作揖。滕侃郑重其事地对潘有德说：“这位是福源商号的沈先生，刺史大人专门有信给我介绍了他。沈先生想在本县游览几日，观赏些山水名胜，望你代我尽心照应，为沈先生解说推荐。公堂还有那起案子等着推问，我得先去料理一下，沈先生请方便，恕我失陪了。”说罢长揖陪笑，告辞而去。

潘师爷拉了把椅子让狄公坐了。狄公见那潘师爷心事重重，显得神情不安。心里思忖这公堂上定是遇到了疑难的案子。可是当他向潘师爷询问时，潘师爷却正色答道：“不曾有什么疑难的案子，衙门近来一向平安无事，公堂上只是一些日常庶务需要料理。”

狄公说：“只因刚才从滕老爷的言语中听来，象是暗示有什么疑难的事情缠上了他，所以随便问问。”

潘有德皱了皱他灰白的眉头，停了一会，才慢慢说道：“这个却不甚清楚……要不就是那花瓶的事，不知哪个笨丫头将太太房中的花瓶打碎了。老爷平日里十分珍爱这只花瓶，听说是他家祖传的宝物。而今丫头们谁也不肯承认，老

管家叫我暗里查问一下。你知道老爷是个性情孤僻的人，闲常待人接物也甚是冷淡。他为这花瓶一定感到很忧伤，他刚才进来时我见他脸色很苍白。”

“他一向有什么疾病没有？”狄公问道。“我也见他脸色十分难看。”

“哦，没有。”师爷回答。“他从未抱怨过他身体不好，近来还倒越发精神哩。一个月前他在后院滑了一跤，扭伤了脚踝，行走不便，如今伤也早已痊愈了。要不然是夏天太炎热，令他很有些烦躁。哦，好了，沈先生，现在让我想想你该先去观赏什么地方吧。这城外东北有一座东牟山……”

潘有德将这牟平的山川胜迹，风物掌故细细与狄公说了一遍。狄公发现他是一个博览群书、很有教养，且对本地历史掌故、佳话轶闻极感兴趣的人。狄公告诉他今天还得先去飞鹤旅店安顿歇宿，明天才能正式游览。他的一个伙计还在衙门后面那家茶馆中等着他呢。

潘师爷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带你从那后院的一扇角门出去，这样就省得你从衙门正面去绕个大圈子。”

潘师爷领着狄公走出衙舍的庭院，沿着右首一条长长的、没有窗户的走廊摸索着向前走去。潘师爷尽管脚有点跛，但走起路来却很利索。走廊不见光线，绕了好一会才到了尽头。潘师爷掏出钥匙将那角门的锁头打开，微笑着说：“这扇角门算来也是本县一处名胜了，七十年前为对付盗贼，修下了这个秘密出口……”

狄公忙打断师爷的话头，道了声谢便闪身出了角门。角门外是一条僻静的后街。

狄公拐了两个弯便找到了那个茶馆，他约定了乔泰在那

里等他。

茶馆里挤满了人。有钱而无事的茶客在那里悠闲自得地品茶、嗑瓜子。

狄公径直向角落里一张桌子走去。乔泰正翻阅着一本书。他穿着一件茶末色褐袍，头上戴一顶缎子面的黑色圆帽。虎背熊腰、金刚般的身子却长着一张净白无须、英俊的脸面。他抬头见狄公走进茶馆，不由露出一脸喜色，说道：“没想到老爷这般早就回来了。”

“记住，别再叫我‘老爷’，我从现在起是沈先生——喂，茶博士，上茶！”

离他们桌子不远的一张椅子上半坐半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的人。这人容貌狰狞，面皮蜡渣儿黄，一道显而易见的长疤痕从下颚一直延伸到右眼凹陷的眼窝。这道疤痕毁坏了他的嘴唇，使他的嘴看上去好象无休止地在冷笑。他用一只枯柴般的手歪托住面颊，然后用皮包骨头的肘部撑在桌子上，将身子略微向前倾斜，抬起双眼一意想偷听狄公和乔泰的谈话。茶馆里人声嘈杂，一片喧嚣。他无法听清他们说的什么，很是失望，于是就用他的一只不怀好意的眼睛死死盯着这两个外乡人。

乔泰向周围扫了一眼，偶然发现那个人正全神贯注地盯着他们，便小声地对狄公说：“留意身后那个家伙！他看上去就象一条刚从毛壳里爬出来的令人恶心的小虫。”

狄公斜眼溜了一瞥，赞同道：“对！瞧他那样子，确不是个善类。噢，乔泰，你刚才在读一本什么书？”

“向茶博士借来本牟平县游览志随便翻翻，我们到这里游山逛水，不可不读。”乔泰将那书推到狄公面前，指着一

页继续说道：“这儿有一座将军庙，说是庙里有十二尊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象，出于南朝一个著名的雕塑家之手，雕的都是古来有名的大将。呵，这里说是有一眼热泉……”

“这些，刚才衙里一个潘师爷都给我介绍了，要全部游遍，日程看来颇紧。”狄公呷了一口茶，又说道：“唉，我的这位姓滕的同行太使我失望了，一个很有名望的诗人竟然很不健谈，也没有乐天达观的胸襟，相反倒是个一脸病容，整天忧心忡忡的人。”

“你还能指望他帮你点什么忙吗？”乔泰说。“难道你忘了他只娶了一位夫人吗？象他这样体面的老爷这就相当有些奇怪了。”

“这怎能说是奇怪？”狄公带着责备的口气说。“你不知道滕县令和他的夫人是夫妻恩爱的模范。他们结婚已有八年，虽然没有子女，但他却从未纳小。京师的名流学士都很是钦慕，称他们是‘终身伴侣’。滕夫人名叫银莲，同滕县令一样也是诗才横溢，一肚子的丽章秀句。这种吟咏做诗的共同兴趣就使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。”

乔泰嘟囔道：“我不懂得诗，但总觉得少了女人诗大概是写不好的——你们做诗的人不是常说灵感么？”

狄公懒得去批驳乔泰的胡说。他的注意力被旁边桌上两个人的谈话吸引过去了。

一个胖乎乎的人说道：“我认为县令老爷不通情理，老柯的自杀他为什么坚持拒绝备案呢？”

坐在他对面的一个面孔黧黯的瘦子说：“你要知道，尸体尚未找到。不见尸体，不能备案，县令当然要坚持。”

“找不到尸体，这完全可能！”胖子急了。“他跳了河，

河水又那么急，还有许多漩涡……当然，我对我们县老爷没二话，端的是个青天。我只是说，作为百姓的父母官，他对我们生意人财务上的烦恼一无所知。他哪里知道，自杀的事一日拖着不备案，老柯的钱财帐务就一日不能具结。这种拖延，不论对其家庭或是财务上的合伙人来说损失都是巨大的。”

瘦子审慎地点了点头。然后说道：“你知道老柯自杀的原因吗？总不会是财务上不明不白的勾当吧？”

“当然不会是！”胖子马上答道。“他是本城绢行、丝绸行的行头，这生意还正兴隆发旺的很呢！不过，柯掌柜近来好象得了什么要紧的病，沉痾缠身，便动了个弃世的念头。你还记得去年那个姓王的茶叶商自杀的事吗？他死前不也总是为头疼病叫苦连天么？”

狄公对他们的谈话不感兴趣了，他倒了一盅茶，自顾喝起来。

乔泰说：“老爷，别忘了你此刻是一个官场外的闲人。烟霞水是你关心的，什么‘死尸’什么‘自杀’那都是滕老爷份内的勾当，与你无干！”

“你说得很对，乔泰。”狄公道。“现在你看一看那本游览志，上面有没有珠宝商的名单？我想买一些小首饰，回蓬莱时送给我的夫人们做个纪念。”

“这有长长的一串呢！”乔泰答道。一面翻动着书，指着其中一页给狄公看。

狄公点了点头。站起来招呼茶博士算茶钱。

“我们先去飞鹤旅店，滕县令安排我们在那里歇宿，离这儿不远。”

那个丑八怪见他们付了帐，走出了茶馆，便迅速站起身来窜到狄公他们刚才坐的那张桌子前。他拣起那本游览志，往那打开着的一页瞧了瞧，那只独眼里马上闪出了邪恶的亮光。他扔下书，急匆匆赶出茶馆，见狄公和乔泰正在远处向街上一个小贩问路。

第二章

飞鹤旅店座落在县城边上一条繁华的街道上。背靠一座小山岗，左首紧挨一家装饰华丽的大酒楼。它门面狭窄，且装饰素朴，不为行人注意。但它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传统经营方式，有悠久的历史，有很高的声誉——对旅客还有一定的选择。

坐在柜台后面的一个胖掌柜把一本厚厚的登记簿递给狄公和乔泰，叫他们填写姓名、身分、年龄及籍贯。

狄公填：沈墨 福源商号牙倌 三十四岁 祖籍太原府

乔泰填：周大 伙计 三十岁 祖籍京兆府

狄公预付了三天的房金。店小二领他们到一间陈设简朴却非常干净的房间。房间外是一个齐整地铺着水青石板的大院子，沿墙栽了几株杨柳，甚是清静。

狄公望着这院子大声称好，回头对乔泰说：“我们何不在这院子里练耍一阵，完了洗个澡，找个酒肆喝几盅，尝尝时鲜鱼笋。”

“老爷主张的是。从登州一路来此，骑了一天的马，两条腿都僵硬了。”乔泰应道。

于是两人脱卸长袍，整束一番。狄公唤店小二递上两根棍棒，将一把美髯分作两绺往那脖项后系了个松结，脱了帽子，提起根棍棒直奔乔泰而来。

狄公精于剑术和拳术，只是这棍棒在乔泰指点下新近才